

法国艺术家之家协会主席雷米艾融辞呈

2018年4月28日

从1980年到现在，我一直义务地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艺术家的集体行动中去。

我曾经相信，这样的集体行动可以，为改变各个领域艺术发展的混乱状态做出一点点贡献，通过尽量聚集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们的力，采取共同行动，从而催生一种以友善的自由和多元为基础的新文化政策。

事实上，的艺术表达、多元化的审美、多元化的艺术性质、多元化的艺术家和多元化的追求，本来就应该被政治权力机构接受，并且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

这就是我直到此刻一直心甘情愿全力坚持，并且谦卑地维护着的信念。

法布里斯·伊贝尔（Fabrice Hyber）当选法兰西美术院院士，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梦想的幻灭，这让我不再相信艺术家有充分的前瞻性和参与管理与他们相关的事务的能力。共同选举了“世界上最大的肥皂泡”的创造者成为享有至高威望的法兰西美术院的院士，在我看来不但是对我们集体理想的极度侮辱，而且也象征着我们同侪精英的荒谬并且毫无益处的集体背叛。

请相信，我没有针对任何个人或艺术家的意思，他们中的大多数我并不直接认识；而且我也没有自负地认定自己有什么特别的艺术品质，况且这是属于我内心的秘密，与他人无关。我不想对任何人指手画脚。

尽管如此，我过去有理由相信，这些我曾经尊重的“建筑”艺术从业者应该有某种集体职业道德，而法兰西美术院也应该有一个基本使命。它应该高屋建瓴地为艺术创作服务，尊重它所代表的各种艺术门类的特殊艺术语言，并且永远保持对继承和永恒性的清醒意识。

由于艺术家之家协会主席的职责要求我遵守有所保留的义务，而集体行动的结果再一次让我感到疲惫而悲伤，然而此时此刻我们最需要坚持信仰并随时保持行动状态，所以我在此辞去我们伟大的互助协会的主席职位。我当然希望新鲜的血液将继续举起我们事业的火把。

仅仅维护多样性是不够的，因为各方面并非势均力敌——我希望将这些说出来，希望在担任艺术家之家协会主席13年之后，收回我完整的言论和行动的自由。

我不相信艺术史上存在着断裂，唯一的愿望就是继续画画——膜拜我热爱的大师和大自然。而且我不得不说，我真的受到了重创，因为这一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难以承受的严重现实：在此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强烈的标志，象征着我们法国社会在精神上的整体沦陷。这凸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国在精神状态上，以及其官方机构对于整个社会的教育功能和职责上的一个严重缺陷。

在这几行解释的最后，我想说让-马克·布斯塔曼特（Jean-Marc Bustamante）当选的时候，我还可以希望那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抉择，因为他是巴黎美院院长。但今天已经毫无疑问，法兰西美术院绘画部，还有作为无记名投票参与者的所有法兰西学院美术院的院士们，他们在国家机构和全球金融艺术的合谋面前临阵缴械。二者的表面好像只是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社会的“势利或赶时髦”，但它深刻地颠覆了审视和理解艺术方面的事务所必需的沉默。

这次选举，对于我来说，我再次强调，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可是“历史”，假如历史仍然有意义的话——将来会做出评判！